

日本论

戴季陶◎著

日本 你是否真的了解它

一个优雅精致却又尚武自大的民族

一个近在咫尺却又最遥远的国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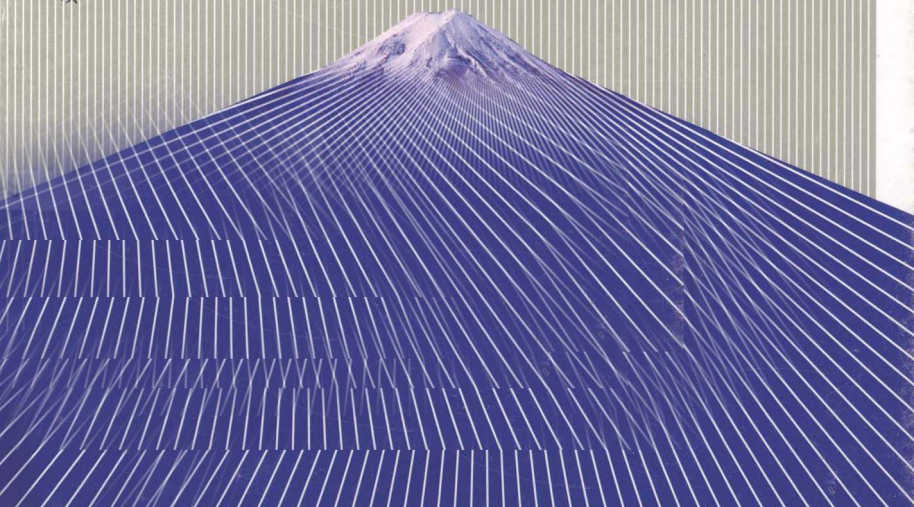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源于中国模仿中国却又超越中国侵略中国的国家

中国人认识日本第一书 真实记录中日关系大变迁

在对日看法愤青化的时代 国人都应读这本书洗洗脑

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兆忠 台北中研院研究员黄福庆 两岸学者携手导读

知名日本文化学者李长声、资深台湾书评人傅月庵诚意推荐



日本论

戴季陶◎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日本论 / 戴季陶著. —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11. 6

ISBN 978-7-5112-1192-7

I. ④日… II. ①戴… III. ①民族性—研究—日本 IV. ①C955.31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73119号

日本论

著 者: 戴季陶

出 版 人: 朱 庆

责任编辑: 高 迟 毛文丽

装帧设计: 谭锴&苗苗

责任校对: 郭玫君

责任印制: 曹 诤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(原崇文区)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58 (咨询), 67078237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bs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

印 刷: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开 本: 787×1092 1/32

字 数: 100千字

印 张: 7

版 次: 2011年7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1年10月第2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1192-7

定 价: 21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在中国，凡是研究日本的人，几乎没有不知道美国学者鲁思·本尼迪克特的《菊与刀》的，然而日本的有识之士却认为：外国人撰写的日本文化著作中，有一部可以凌驾于《菊与刀》之上，这就是戴季陶的《日本论》。

《日本论》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，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概念体系，作者却凭着对日本入木三分的了解和通透的见识，删繁就简，直取日本文化神韵。相比之下，既没有到过日本、也不懂日语的本尼迪克特的日本论，不能不显得有点隔靴搔痒、拐弯抹角。当年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这样高度评价《日本论》：“大抵批评一种历史民族，不在乎说他的好坏，而只要还他一个究竟是什么？和为什么这样？季陶先生这本书完全从此种态度出发，所以做了日本人的律师，同时又做了他的审判官，而且是极公平正直不受贿托，不为势力所左右的律师审判官。……这一种科学

的批判的精神是我们应该都提倡的。”确实，假如要在20世纪的中国寻找一个最懂日本的人，这个人恐怕非戴季陶莫属。

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，在政治主张上曾提出过比较反动的理论，即所谓的戴季陶主义，但他之所以能够扮演首席“知日家”的角色，当然是多种机缘凑合的结果。除却其他因素，或许还要归功于他既是才情横溢的文人，又是老谋深算的政客，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与知识结构。文人才子看日本，比较感性，虽然敏锐，却容易受性情与趣味的左右，变成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；政客看日本，比较现实，虽然务实，又容易将复杂的问题功利化、简单化；只有兼具两者之长的人，才能既入乎其中，又出乎其外，真正看破日本的庐山真面目。

《日本论》一上来就拿日本的神权迷信开刀，显示了高屋建瓴的眼光。从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这一普遍的精神现象中，戴季陶看到了日本神道的特殊表现形态：神道与日本的国体有一种宿命性的连带关系和与时俱进的力量，犹如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，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发挥作用，起着凝聚整个民族的作用。戴季陶这样勾勒日本的精神史：

神秘思想成为日本人上古时代国家观念的根源，这是毫不足怪的。到了中古时代，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占了势力，那一种狭隘的宗族国家观念已经渐渐消沉下去。后来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国文明的力量增加起来，把中国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种日本自己的文明。这时日本自己统一的民族文化已经具备了一个规模，当然要求独立的思想，于是神权说又重新勃动起来，……此时他的范围已经扩大了许多，从前只是在日本岛国里面主张神的权力，到得山鹿素行时代更进一步，居然对于世界主张起日本的神权来了，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神权思想的时代化，所以他们自称是王政复古。

面对这样一个令人生畏的存在，戴季陶的心情是复杂的，一方面他看到，日本直到现代还没有完全脱离君主神权的迷信，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——后来发生的一切，完全证实了戴季陶的判断；另一方面，正是这种神权迷信，构成日本人“自信心”与“信仰力”的核心，在鼓励全民团结一致、奋发进取上，起着任何东西都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，使日本在国际生存竞技场上占据了一个优先的位置。而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、不思进取的中国，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品质，最后一度陷于悲惨的绝境。正是在

这样的背景下，戴季陶一再呼吁中国人克服妄自尊大的心理，正视日本民族的伟力：

他们以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，由海上流到日本岛，居然能够滋生发展，平定吐蕃，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，支配许多土著和外来的民族，而且同化了他们。更从高丽、中国、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、精神的文明，而且能够通通消化起来，适应于自己的生活，造出一种特性，完成他的国家组织。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，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，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，造成现代的势力。民族的数量，现在居然足以和德法相比。在东方各民族中，取得一个先进的地位。这些都是证明他的优点。我们看见日本人许多小气的地方，觉得总脱不了岛国的狭隘性。看见他们许多贪得无厌、崇拜欧美而鄙弃中国的种种言行，又觉得他们总没有公道的精神。可是我们在客观的地位细细研究，实在日本这一个民族，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，都要算是十分可敬。

戴季陶对日本文化的论述深深嵌入对方的肌理，有一种令人欲罢不能、常读常新的魅力。比如“武士道”作为神道的鲜活载体，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作日本民族精神——“大和魂”的代表，披着庄严而神秘的面纱，成为日本人

心目中不言自明的真理，到后来连日本人自己都弄不清所以然。戴季陶以洞察历史之眼，还原了武士道的本来面貌。在他看来，武士道的产生，从根本上说，是生存竞争与家系保存的需要，当时日本藩国林立：

那些藩国不但在武功上竞争，并且努力在文治上竞争。有文学武艺的学者，各藩主争先恐后，或是招来做自己的家臣，或是请了去做自己的客卿。在自己的藩里呢，务必要使自己家臣子弟能够造成文武两全才，给他藩里做永久的护卫。那些武士也巴不得他的藩主权力膨胀，土地拓张，他们自己收入也可以加增多少石。因为藩主是极大的地主，农夫是大地主的农奴，武士是给大地主管理家务防御外侮的仆人。……就这些事实来看，“武士道”这一种主义要是用今天我们的思想来批评，最初的事实不用说只是一种奴道，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。至于山鹿素行、大道寺友山那些讲武道内容的书，乃是在武士的关系加重，地位增高，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，在武士道上面穿上了儒家的衣服。其实“武士道”的最初本质并不是出于怎样精微高远的理想，更当然不是一种特殊进步的制度，不过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发生的当然习性罢了。我们要注意的，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

德论的武士道，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。到了明治时代，更由旧道德论信仰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，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，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之基础。

1905年，也就是清朝废除科举制度那一年，年仅十四岁的戴季陶赴日留学，在此之前的经历，用他的一首诗来描述，就是：“六岁学吟诗，十岁五经毕，十二至十三，废经读翻译，十四任助教，十五事游历。”是一个少年神童的形象。据他的同学好友，日后成为他的幕僚，长期在考验院中任参事的谢健说，戴季陶说日语之地道，到了“在间壁房间里听不出是中国留学生”的程度；胡汉民在《日本论》的序中也这样写道：“我前十年听见宫崎寅藏和萱野长知两个日本同志说，戴先生作长篇演说的时候，他的日本话，要比我们还说得好。”留日期间，戴季陶经常用“散红生”笔名写散文、小说和诗歌，在日本的报纸上发表。四年的留日生活，为戴季陶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，成为孙中山的心腹部下后，戴季陶被推到了中日关系的最前沿，孙中山与日本政界的交涉，都通过戴季陶的传达执行。日本政坛的内幕，戴季陶如数家珍。1913年2月，随孙中山赴日本考察，戴季陶紧随左右，一个多月

里，作为孙中山的首席日语翻译和机要秘书，参与了孙中山在日本的一切重要活动，孙中山与日本首相桂太郎作过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的密谈，也是由戴季陶担任翻译。戴季陶在日本朝野名气之大，对日本社会介入之深，和机敏干练的程度，只消一件事就可证明：二次革命时戴季陶流亡日本，应孙中山之命参与协助日本国民党犬养毅的竞选工作，在日本各地到处讲演，一日达数十次，大受日本民众欢迎，差点击败对手。戴季陶后来曾这样自诩：“昔年我自信惟一了解日本情况的人便是我”，这并非自吹。

然而戴季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晚年戴季陶这样自我检讨：“在日本养成一种浪漫的性格，不容易改变。”确实，在血性未定的少年负笈东瀛，本身就是一种冒险。众所周知，日本是一个两性关系宽松、人情丰沛、充满诱惑的世界，长期受封建礼教压抑，性心理扭曲的中国学子来到这里会发生什么，是不难想象的。戴季陶五官清秀，风度儒雅，聪明伶俐，性情中本来富含风流的因子，出国之前一直在父兄的严格管教下成长。到了日本，失去家人的管教和监督之后，很快就走到放纵情欲的极端，奔放多情的性格与东瀛人情文化风土相摩相荡，使戴季陶沉迷于情欲的世界。有一次还与一位李性的朝鲜皇族

公主相爱，深得对方青睐，差点当上朝鲜姑爷。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，戴季陶流亡日本，已是有妇之夫的他仍然本性难改，与一位年轻美貌的护士小姐金子相爱，名义上是蒋介石二儿子的蒋纬国，便是这次风流情事的产物。戴季陶未老先衰，陷于不可自拔的精神危机，与留日时代的放纵生活有很大关系。正如他后来反省的那样：“这几年来我的精神异常衰弱，都由于十六七岁到三十当中无恒心的，个人享乐的，无节制的思想和行为，狂饮纵欲过度的勤劳，和一切不规律的生活习惯，都是重大的原因。……因为我认为人是要对一切人类负责任的，社会的责任，是有连带关系的，一个人是不能独自存在的，有了这个良心的认识，知行不能一致，天人交战，佛魔并行，于是忧愁之极，就弄到神魂颠倒。”而日本文化中“无常”的世界观，对他亦有潜移默化之功。戴季陶后来多次自杀，最后亦是以自杀结束生命，表明他有樱花飘散那样的潇洒。

李兆忠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

著名日本文化研究专家）

目录

导 读 / 李兆忠

第一节 中国人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 · 1

第二节 神权的迷信与日本国体 · 5

第三节 皇权神授思想与神授思想的时代化 · 10

第四节 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

第五节 封建制度与封建阶级

第六节 日本人与日本文明

第七节 武士生活与武士道

第八节 封建时代「町人」和「百姓」的品性 · 34

第九节 「尊王攘夷」与「开国进取」 · 38

第十节 「军阀」与「财阀」的渊源 · 47

第十一节 维新事业成功之主力何在? · 51

第十二节 现代统治阶级形成的起点 · 56



目录

第十三节 政党的发生 · 61

第十四节 板垣退助 · 68

第十五节 国家主义的日本与军国主义的日本 · 72

第十六节 军国主义的实际 · 78

第十七节 中日关系与日本南进北进政策 · 85

第十八节 桂太郎 · 92

第十九节 秋山真之 · 99

第二十节 昨天的田中中将 · 109

第二十一节 今天的田中大将 · 123

第二十二节 信仰的真实性 · 139

第二十三节 好美的国民 · 151

第二十四节 尚武、平和与两性生活 · 161

附录 论中国人的日本观 / 黄福庆 · 170

第一节·中国人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

*

*

*

中国到日本去留学的人，也就不少了。的确的数目，虽然不晓得，大概至少总应该有十万人。这十万留学生，他们对于“日本”这个题目，有什么样的研究？除了三十年前黄公度¹先生著了一部《日本国志》而外，我没有看见有什么专论日本的书籍。我自己对于日本，也没有作过什么系统的研究，没有较为成器的著作。民国六年，在《民国日报》²上面，登过一篇连载四十天的文章，也不过是批评当时的政局和十年来日本所倡的“亲善政策”。离“日本”这个题目还是很远。但是我十几年来，总抱着一个希望，想要把“日本”这一个题目，从历史的研究

1. 即黄遵宪（1848～1905），字公度，他是中国近代诗人、外交家、史学家和思想家。曾担任清政府首任驻日参赞，驻日期间，对日本社会进行了广泛的观察。后来他撰写了《日本国志》，向中国人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社会制度。——编者注。以下注释皆为编者注。

2. 1916年在上海创刊，最初以讨袁为宗旨，由当时的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创办。

上，把他的哲学、文学、宗教、政治、风俗以及构成这种种东西的动力材料，用我的思索评判的能力，在中国人的面前，清清楚楚地解剖开来，再一丝不乱地装置起来。但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。讲古代的研究呢，读过日本书，但不多，对于东方民族语言学，毫无所知，中国的历史，尚且没有用过一些工夫，研究日本古籍的力量，自然是不够。讲近代的研究呢，我也不曾切切实实地钻到他社会里面去，用过体察的工夫。所以要作一部有价值批评日本的书，绝不是现在的我所做得到的。不过十多年来，在直觉上，也多多少少有一点支离破碎的观察。在目前大家注意日本问题的时候，姑且略略的讲一讲，或者是大家所愿意听的。

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，日本所作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？哲学、文学、艺术、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地理、历史各种方面，分门别类的，有几千种。每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“中国问题”的文章，有几百篇。参谋部、陆军省、海军军令部、海军省、农商务省、外务省、各团体、各公司，派来中国常驻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，每年有几千个。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，每册在五百页以上，每部在十册以上的，总有好几种，一千页以上的大著，也

有百余卷。“中国”这个题目，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，解剖了几千百次，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。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，再不肯做研究工夫，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，日本话都不愿意听，日本人都愿意，这真叫做“思想上闭关自守”、“智识上的义和团”了。

我记得从前在日本读书的时候，有好些个同学，大家都不愿意研究日本文、日本话。问他们为什么？他们答我的，大约有两种意思：一种说日本文日本话没有用处，不比得英国话回了国还是有用的。一种是说日本的本身，没有什么研究价值，他除了由中国、印度、欧洲输入的文明而外，一点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不值得研究。这两种意思，我以为前者是受了“实利主义”的害，后者是受了“自大思想”的害。最近十年来，日本留学生比以前少了些，速成学生没有了，在大学文科的人，有几个稍为喜欢和日本书籍亲近些。所以偶尔还看见有介绍日本文学思想的文字。但只是限于近代的著述，而且很简单。整个批评日本的历史，足以供治国者参考的，依然不多见。

我劝中国人，从今以后，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工夫。他们的性格怎么样？他们的思想怎么样？他

们的风俗习惯怎么样？他们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在哪里？他们的生活根据在哪里？都要切实做过研究的工夫。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，方才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。晓得他现在的真相，方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趋向是怎样的。拿句旧话来说，“知彼知己，百战百胜”，无论是怎样反对他攻击他，总而言之，非晓得他不可。何况在学术上、思想上、种族上，日本这一个民族，在远东地区，除了中国而外，要算是一个顶大的民族。他的历史，关系着中国、印度、波斯、马来，以及朝鲜、满洲、蒙古。近代三百多年来，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，更是重要。我们单就学问本身上说，也有从各方面作专门研究的价值和必要，绝不可淡然置之的。

我观察日本错不错，是另外一个问题。但是我很希望多数人批评我的错。倘若因为批评我的错而引出有价值的著作来，那么，我这一篇小著，也就不为无益了。